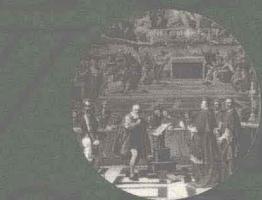


汉英对照

[美] 苏珊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毅 王昊 译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二分册 拓展的世界（公元 550—1450 年）第一次全球时代（公元 1450—1750 年）



汉英对照

[美] 苏珊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毅 王昊 译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二分册 拓展的世界（公元 550—1450 年） 第一次全球时代（公元 1450—1750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 2 分册, 拓展的世界: 公元 550 ~ 1450 年、第一次全球时代: 公元 1450 ~ 1750 年;
汉英对照/(美)麦克英泰尔(Mc Intire, S.)编; 王毅,
王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Speeches in World History

ISBN 978 - 7 - 208 - 10129 - 6

I. ①世… II. ①麦… ②王… ③王… III. ①英语—
汉语—对照读物②演讲—世界—选集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1351 号

责任编辑 金绮寅

封面设计 陈楠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汉英对照)

第二分册 拓展的世界(公元 550—1450 年)

第一次全球时代(公元 1450—1750 年)

[美]苏姗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毅 王昊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05,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129 - 6/K · 1793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拓展的世界

- 关于拓展世界的介绍 /3
演说 /9
欢迎奥古斯丁（公元597年，肯特）埃塞尔伯特 /11
告别讲道（公元632年，阿拉法特山，麦加附近）穆罕默德 /14
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32年，麦地那，现在沙特阿拉伯）阿布·巴克尔 /18
白雉（公元650年，日本）孝德天皇 /21
瓜达莱特战前演说（公元711年，直布罗陀）塔里克·伊本·齐亚德 /24
佛法讲道（大约公元728—762年，中国）无相 /29

Contents

The Expanding World

- Introduction to the Expanding World /3
Speeches /9
Æthelberht: Welcome to Augustine
(597, Kent) /11
Muhammad: The Farewell Sermon
(632, Mt. Arafat, near Mecca) /14
Abu Bakr: Upon Succeeding the Prophet Muhammad
(632, Medina, now Saudi Arabia) /18
Emperor Kotoku: On the White Pheasant
(650, Japan) /21
Tariq ibn Ziyad: Before the Battle of Guadalete
(711, Gibraltar) /24
Musang: Preaching the Dharma
(ca. 728-762, China) /29

- 沃尔夫给英国人的布道（公元1014年，英格兰）沃尔夫斯坦二世 /32
黑斯廷斯战前演说（公元1066年，英格兰）征服者威廉 /38
对圣地进行十字军远征（公元1095年，法国）教皇乌尔班二世 /42
呼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146年，法国）克莱尔沃古的圣伯纳德 /49
这座城是我们的（公元1147年，葡萄牙）里斯本的摩尔人长者 /54
对鸟儿的布道（公元1214年，意大利）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 /58
我的生命即法华经（公元1271年，日本）日莲宗 /61
所有的人都天生相同（公元1381年，英格兰）约翰·鲍尔 /64

- Wulfstan II: Sermon of the Wolf to the English
(1014, England) /32
William the Conqueror: Before the Battle of Hastings
(1066, England) /38
Pope Urban II: Calling for a Crusade to the Holy Land
(1095, France) /42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Calling for a Second Crusade
(1146, France) /49
Moorish Elder of Lisbon: "This City Is Ours"
(1147, Portugal) /54
St. Francis of Assisi: Sermon to the Birds
(1214, Italy) /58
Nichiren: "My Life Is the *Lotus Sutra*"
(1271, Japan) /61
John Ball: "All Men by Nature Were Created Alike"
(1381, England) /64

第一次全球时代

- 关于第一次全球时代的介绍 /69
演说 /75
关于帕兹阴谋（公元1478年，意大利）洛伦索·德·美第奇 /77
关于人之高贵的演说（公元1486年，意大利）乔万尼·皮科·德拉·米朗多拉 /83
让我来遭受迫害吧（公元1497年，意大利）吉罗拉默·萨佛纳罗拉 /92
难道他们不是人？（公元1511年，伊斯帕尼奥拉）安东尼奥·德·门蒂西诺思 /100
欢迎荷南·科尔蒂斯来到墨西哥（公元1519年，特诺奇蒂特兰城或
墨西哥城）蒙特祖马二世 /103

The First Global Age

-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Global Age /69
Speeches /75
Lorenzo de' Medici: On the Pazzi Conspiracy
(1478, Italy) /77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1486, Italy) /83
Girolamo Savonarola: "Let Me Be Persecuted"
(1497, Italy) /92
António de Montesinos: "Are They Not Men?"
(1511, España) /100
Moctezuma II : Welcoming Hernán Cortés to Mexico
(1519, Tenochtitlán, or City of Mexico) /103

- 我站在这里，不再多说（公元1521年，德国）马丁·路德 /108
这些衣裳褴褛的人（公元1524年，墨西哥）荷南·科尔蒂斯 /115
巴拉杜利德辩论（公元1550年，西班牙）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118
一位国王的心灵和勇气（公元1588年，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 /126
国王就应该称为神（公元1609年，伦敦）詹姆斯一世 /129
致约翰·史密斯队长（公元1609年，弗吉尼亚）波瓦坦 /134
我们将在山上建起一座城（公元1630年，英格兰海上）约翰·温思罗普 /138
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发誓放弃日心说（公元1633年，罗马）伽利罗·伽利略 /143

Martin Luther: “I Stand Here and Can Say No More”

(1521, Germany) /108

Hernán Cortés: “These Shabbily Dressed Men”

(1524, Mexico) /11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The Valladolid Debate

(1550, Spain) /118

Elizabeth I: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1588, England) /126

James I: “Kings Are Justly Called Gods”

(1609, London) /129

Powhatan: To Captain John Smith

(1609, Virginia) /134

John Winthrop: “We Shall Be as a City upon a Hill”

(1630, off the coast of England) /138

Galileo Galilei: Abjuration before the Roman Inquisition

(1633, Rome) /143

所有法律都存在于人民之中（公元1647年，英格兰）托马斯·兰波罗 /147
断头台上的演说（公元1649年，英格兰）查理一世 /151
马拉尼昂的罪恶（公元1653年，巴西）安东尼奥·维埃拉 /158
对五国的讲话（公元1684年，美国）约瑟夫—安东尼·德·拉·巴尔 /164
不要砍倒和平之树（公元1684年，美国）加兰吉拉 /168
捍卫新闻自由（公元1735年，纽约市）安德鲁·汉密尔顿 /174
新生（公元1740年，大不列颠）约翰·韦斯利 /182

Thomas Rainborow: “All Law Lies in the People”

(1647, England) /147

Charles I : From the Scaffold

(1649, England) /151

António Vieira: “The Sins of Maranhão”

(1653, Brazil) /158

Joseph-Antoine de La Barre: Address to the Five Nations

(1684, United States) /164

Garangula: “Do Not Choke the Tree of Peace”

(1684, United States) /168

Andrew Hamilton: In Defens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1735, New York City) /174

John Wesley: “The New Birth”

(1740, Great Britain) /182

插图目录

- 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接待罗马传教士奥古斯丁 /12
阿布·巴克尔、阿里·伊本·阿比·塔里卜和穆罕默德，画作取自《先知的一生》 /20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1146年做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 /53
圣弗朗西斯对鸟儿布道 /60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画像 /91
吉罗拉默·萨佛纳罗拉画像，创作于1498年前后 /98
蒙特祖马二世向荷南·科尔蒂斯致意，迭戈·多兰著《印第安人史》中插图，创作于1579年 /107
荷南·科尔蒂斯的雕版画 /117
波瓦坦部族联盟的首领瓦汉索纳考克，雕版画 /137
- King Æthelberht of Kent receives Augustine, the Roman missionary /12
Abu Bakr, Ali ibn Abi Talib, and Muhammad, painting from the book *Life of the Prophet*, 1594 /20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 preaches a Second Crusade in France, 1146 /53
Saint Francis preaching to the birds /60
Portrait of Pico della Mirandola /91
Portrait of Girolamo Savonarola, ca. 1498 /98
Moctezuma greets Cortés in an illustr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s*, by Diego Durán, 1579 /107
Engraving of Hernán Cortés /117
Engraving of Chief Wahunsonacock of the Powhatan Confederacy /137

1633年，伽利罗·伽利略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回答对他异端的指控 /146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画像 /157

约翰·韦斯利的雕版画像 /189

Galileo Galilei answers charges of heresy before the Roman Inquisition, in a painting

from 1633 /146

Portrait of Charles I , King of England /157

Engraving of John Wesley /189

拓展的世界

(约公元550—1450年)

The Expanding World

(ca. 550—1450)

关于拓展的世界的介绍

在公元550年到公元1450年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种宗教的扩张，包括业已建立起来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也包括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宗教的兴起，以及贸易网络的建立——比如丝绸之路，它通过中亚将中国与地中海地区联结起来——就使得不同民族和文明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这联系有时是友好的，有时则引发冲突。

后罗马时代的西方

西罗马帝国于5世纪崩溃后，天主教及其在罗马帝国内的那些总部留存下来，成为西方最为重要的中心力量。罗马大主教作为教会的领袖，在西欧和意大利得到承认。5世纪西罗马帝国倒塌后兴起的那些王国中，发展最为成功的是位于现代法国的法兰克和位于现代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东方，罗马帝国存留下来，君士坦丁堡既是国家首都，又是教会首都。这个讲希腊语的帝国后来被称作拜占庭帝国，或19世纪时的拜占庭。

随着古典文化的湮灭，修辞学和演讲研究在西方衰落了，尽管这些在讲希腊语的东方继续存在。在西方，希腊和罗马精致的修辞学训练和教育体系，随着罗马帝国的败落被废止不用，随后的教育体系由教会及其需要来掌控。出现于罗马帝国后期（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城市向乡村的转移，也终结了公众辩论的文化和公共讲坛上的雄辩展示。任何形式的演说，要聚集起听众是困难得多了。

伊斯兰教的兴起

中世纪早期最戏剧性且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伊斯兰社会及其宗教的快速兴起。“伊斯兰教”这个阿拉伯词语的意思是“顺从神”。7世纪时，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此前几个世纪，麦加人经历过基督教和犹太教，因此

这座城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宗教特色，同时也是阿拉伯众神的崇拜者们的一个朝圣中心。伊斯兰教的创建者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商人，他宣布从神那里接到了启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受到了麦加传统统治者的巨大压迫，迫使他于622年迁居到麦地那城。（这就是“流亡”the Hegira，是阿拉伯语的一个词，这也就是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从麦地那，穆罕默德和追随者们发动了对麦加人的战争，最终在629年胜利地回到了这座城，创建了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在此后数十年中，他的追随者们击败了当时一些最为强大的帝国，以伍麦耶王朝的名称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或称哈里发王朝，其疆域从法国边界延伸至中国边界。第一个“哈里发”（这个阿拉伯词语的意思是“继任者”，指称穆斯林社会的领袖）是穆罕默德最信任的追随者之一阿布·巴克尔。这位哈里发击败了东地中海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长期以来的对手拜占庭和波斯。波斯作为一个王国被摧毁了，拜占庭则被从中东赶出去。711年，摩尔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将伊斯兰教带入欧洲，他率领一支伊斯兰军队摧毁了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最终将几乎是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带入新的信仰之中。伊斯兰教在西欧的扩张最终被查理·马特在732年的图尔战役阻止，查理·马特是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一位统治者。马特的孙子查理大帝或称“查理曼大帝”，后来建立了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最大的欧洲帝国。

在伊斯兰帝国的早期，人数相对较小的穆斯林精英阶层统治着一个庞大的非穆斯林人口。然而，随着帝国的建立，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最终都转信伊斯兰教。尽管中东的人口主体变为穆斯林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但伊斯兰化的文化变革的结果保持下来了。与伊斯兰教相伴的是阿拉伯语的使用，这是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的语言，是穆罕默德和他同伴们的最早的传统之一。（不同于基督教徒，穆斯林们在历史上曾并不情愿地把他们的圣书翻译成阿拉伯语以外的语言。）伊斯兰教的布道采用“宣讲”形式，是周五午间在清真寺对祈祷者发布（这是穆斯林们一周中最神圣的一天），以及在其他特殊场合发布。这是穆斯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哈里发的统一是短暂的，如同在它之前的罗马帝国一样，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有效地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管理。到了阿拔斯的王朝时——他于750年掌权，一些与他敌对的哈里发就在西班牙和埃及形成。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如同罗马人一样，也使用外国人——通常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充当士兵。到10世纪时，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还在，但真正的权力是在那些地方军阀

手中，其中许多人来自土耳其。

基督教欧洲的形成

尽管传播的速度没有伊斯兰教那么快，但希腊形式的基督教和拉丁形式的基督教也传播进入新的疆域。从罗马和爱尔兰派出的传教士们让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信了基督教。597年，罗马传教士们开始在肯特国登陆，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埃塞尔伯特国王（统治时间为560—616年）的欢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匈牙利和东中欧都信了拉丁基督教。视君士坦丁堡为其信仰中心的希腊基督教，则在巴尔干半岛和俄国建立了教会，所以希腊基督教或“正教”就成为许多斯拉夫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最重要的公众演说形式基本上就是布道。欧洲的那些封建王国没有什么公众商议——国王和领主只听取顾问班子的意见，或者连这也不听。在基本上采信宣誓的法律体系中，雄辩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在以贸易为基础的城邦国中，如10世纪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可能会有公开辩论，但并没有什么记录留存下来。一些非宗教性质的演说，比如诺曼底的威廉1066年征服英格兰时对其部队发表的《黑斯廷斯战斗的战前动员》，在史著中保存下来了。不过，英格兰的沃尔夫斯坦二世（死于1023年）这样的布道者，既对头戴王冠的国王们演说，也对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演说；他们的演说常常带来了一些重大事件。由于神职人员的数量占了中世纪有文化人口的大部分，被书面记录下来的布道就远远多于非宗教演说。

布道之下产生了一个新的运动的形成，这就是十字军东征，开始于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出自圣战的古老想法，开始时针对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国家使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国处于守势。1095年，法兰克领袖们在克莱蒙特开了一次会，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会上做了一次布道，之后就开始了十字军东征。乌尔班鼓励成千上万的人去“拿起十字架”，宣誓前往圣地传教。在接下来的2个世纪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随十字军东征的布道人，这些人中既有一般的传教士，也有明星般的传教大师，比如西多教团僧侣克莱尔沃古的伯纳德（他后来被教会封为克莱尔沃古的圣伯纳德）。传教士们的宣讲，针对的是由于基督徒们认为基督教圣地处于伊斯兰教掌控之下产生的担忧，以及许多人所希望的十字军东征会使上帝赦免他们罪过的想法。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最为成功的，它利用伊斯兰教的政治分裂，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然而，要占有耶路撒冷和守住夺取的其他地方，十字军东征就需不断地从欧洲增兵。所以，十字军东征的布道就一直进行着，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在十字军东征本身结束之后仍在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字军东征”的概念变得宽泛了。它可以是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穆斯林的战争，可以是针对欧洲东北部的立陶宛异教徒的战争，可以针对一般的异教徒，最后还可以针对罗马教皇如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1212—1250年，1220年加冕）以及其他世俗君王的政治敌人的战争。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其目标甚至是君士坦丁堡这座基督教城市。对这座城市的夺取和劫掠，恶化了几个世纪中东方基督徒与西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欧洲内部的十字军东征，最为成功的一次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新征服”，与此相连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147年基督教军队攻下了里斯本这座伊斯兰教城市。然而，由于重点不再放在中东，这就导致东征的十字军最终被逐出圣地。最后一座十字军要塞于1291年陷落，这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不到2个世纪。欧洲的布道者们利用这个机会，提醒他们的听众，说这次大灾难是对基督徒们罪恶的一个惩罚，并督促再派出一支东征军队，然而这个建议最终落空了。

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那些城市开始成长。中世纪社会尽管乡村仍然是主要的，但越来越受到城市中的集中人口的影响。体现这种转变的最大特征，就是这一时期那些庞大教堂的建造。新的城市也为布道提供了听众，但现有的教区和僧侣教堂并不能完全满足服务新人口的需要。到了13世纪，有效的城市布道就明显地与一种新的神职人员团体“托钵修士”联系起来了。主要的两派托钵修士或“行乞僧侣”，一派被非正式地称为圣方济各会修士，由意大利阿西尼的神秘弗朗西斯创建；另一派是道明会修士，以其创建者西班牙神父道明来命名。这两派的创建者都被教会尊封为圣徒。道明会的正式名称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布道兄弟会”，如同其竞争者圣方济各会一样，它也在自己的漫长历史中产生了一些雄辩的布道者。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暴力的阶级冲突，尤其是在由1347年毁灭性瘟疫“黑死病”带来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年代里。这场瘟疫使得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死亡。由约翰·鲍尔这样的平民率领的大规模农民和穷人起义，震撼了英格兰和法兰克，这样的举动还产生了平等这类在当时令人吃惊的现代观念的表达。对于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来说，口头沟通和演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农

民阶层中绝大多数都不识字。

佛教的传播

这一时期，佛教在自己的核心区域印度把地盘输给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世纪结束时，印度的佛教基本上已经消失。不过，与此同时它却在东亚的大部分传播着。佛教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不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兴起那样具有戏剧性，但有着同样的文化效果。东汉（公元25—220年）末期，佛教就已经传到中国，但它是在唐朝（公元618—907年）成为一支重要宗教力量的。此后，在中国的城市中，佛教僧侣和讲道者随处可见，尽管再也没有如唐代这样在精神上和文化上都处于支配地位。

佛教由中国传播至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些国家将中国视为它们的文化领袖。如同欧洲的基督教，佛教也是由僧侣——如禅宗大师无相——来传播，也受到了统治者——如日本的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的欢迎。不过，佛教没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中心组织和统一标准。它没有“佛教教皇”，没有一个推行标准教义和仪式的权威团体，也没有任何具有《圣经》或《古兰经》那样的权威地位的经典。由于与东亚文化的联系，佛教发展出种种不同分支。强调通过训练的沉思来获得顿悟的禅宗，发源于中国（时间是7世纪），但却繁荣于日本（时间是12世纪后期），禅宗在日本被称作“禅”。13世纪时，如同欧洲的托钵修士，日本僧侣日莲宗为了对各个城市中正在增长的人口传道，依据一本被称作《法华经》的经典设计了一种佛教形式。日莲宗的佛教与日本特性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这一时期见证了许多文化传统、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的扩展与对抗，为随后那些世纪中日益增长的文化交互作用奠定了舞台。